

理論・文化暨社會系列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TCS



Gerard Delanty ◆ 著
駱盈伶 ◆ 譯

現代性與後現代性

知識、權力與自我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Knowledge, Power and the Self

S
SAG

內容簡介

本書綜觀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各層面所帶出的複雜辯證，內容深入淺出，提綱挈領。就以現代性為主題的諸多著作而言，本書被視為當代脈絡清晰、條理分明的首選。作者簡明扼要且熟稔精確的耙梳從康德以降到韋伯的現代社會理論，進而探討包括鄂蘭、施特勞斯、盧曼、哈伯瑪斯、海勒、卡斯托里阿迪、杜漢等法蘭克福學派學家的重要思想。接著討論後現代幾位主流思想家李歐塔、伐第摩、德希達、傅柯及詹明信的方法論。本書不僅以創新的筆觸統合了現代性及後現代性的相互辯證，也進而為當代社會理論提供嶄新的思考途徑。

ISBN : 978-986-6816-43-7



書籍編號：TCS23-04 定價：300 元

網址：<http://www.weber.com.tw>

TCS
理論、文化暨社會系列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理論・社會叢書④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Knowledge, Power and the Self

現代性與後現代性
知識、權力與自我

作者：Gerard Delanty

譯者：駱 盈 伶



Weber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Ltd
Since 1998 良知 品味 責任
將學術當成一生的志業

理論·社會叢書 TCS23-04

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知識、權力與自我

版權聲明

Chinese Translation © 2009 Weber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Ltd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 Gerard Delanty, 2000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age Publications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作者：Gerard Delanty

譯者：駱盈伶

發行人：陳坤森

出版者：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蔡博丞、鄭浩

客服專員：陳玉蟾

營業事業登記證字號：13118544

住址：台北縣永和市永和路二段 285 號 6 樓

網址：<http://www.weber.com.tw>

Email：weber98@ms45.hinet.net

電話：(02)22324332

傳真：(02)29242812

出版：2009 年 6 月

ISBN：978-986-6816-43-7

◎個人郵政劃撥訂書一律九折優待，團體訂購另有優惠價格

郵撥帳號：19686241 戶名：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定價：30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新書

序言

ix

本書可解讀為一種回應，針對的是現代社會中的兩項轉型。第一項轉型關乎對社會的世界觀中，那些文化上的改變，亦即主流知識模型在層次上的改變，更廣泛而言，即這個時代在文化方面的自我形象產生了變化、社會用以自我詮釋的模型改變了。第二項轉型則關乎於現代社會在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上的變化。這些問題引發的議題，直接關係到有關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論辯。在過去接近二十年的時間裡，此種論辯一直是社會和政治理論的主要爭議之一。讓人驚訝的是，在過去二十年來的社會和政治思想中，這兩種面向的轉型在某些方面是不謀而合的。就一方面而言，較古老的、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論辯，探討的是自十六世紀以來，從封建主義[以及稍後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轉換到資本主義的轉型過程，該過程目前已被視為從傳統轉變到現代過程的一部分，而從傳統轉變到現代的過程是較為廣泛的。藉此，該轉型也能被理論化為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之間的衝突，或是根據較晚近的表述方法，這是主流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f domination)和某個文化批判之間的鬥爭，此批判是由源自公民社會的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所驅動的。在這項論辯中，現代性理念主張的不僅是資本主義而已(或根據其他的表述方法，即不單是工業主義)，因此轉型時可能行進的方向，充其量只是個懸而未決的議程而已，這是因為權力和文化之間、資本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間的鬥爭，並非那麼容易就能蓋棺論定的。確實，對資本主義的規範性批判，再也不能從民主主義的有利觀點出發。因此毫不意外的是，該論辯的結論之一，在於以某種程度認知到，有關文化和社會轉型的理念，必須被理論化為現代性內部的某種開端，即另類進化邏輯的開始，這些邏輯包含了祕史、公民社會、社會運動，以及蘇維埃國家統制主義(Soviet statism)。如此一來，若將這種邁向現代性的移轉作為指涉的框架，則從資本主義轉型為社會主義的此種進一步移轉理念，就變成僅是一種進化的邏輯。也許是因為這項論辯在冷戰看似永恆不變的結構中僵持不下，也或許因為沒有任何運動取得優勢，又或者是因為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之間取得了制度上的相互妥協，因而導致我們可由此得出一項雖備受爭議，卻仍然可信的結論，即哈伯瑪斯(Habermas)所認為的，現代性是一項不完整的計畫，它之所以不完整，是因為現代性的成果礙於眾多因素而無法有所定論，而這些因素在他之後的某項宣稱中獲得了最適切的概括，亦即現代進入了一種「新模糊狀態」(new obscurity)。當前所隱含的主題是，對起始於現代之初的計畫來說，時間可能已經耗盡。

第二項論辯關注的問題是，現代性自身可能已被打敗，但將它打敗的並非勝出的資本主義(雖然有人決定模糊以對)，而是邁向新時代(即後現代時期)的轉型過程，這個時代據稱已經來臨，至少抱持此種想法的一些較為提綱挈領的表述是這麼認為的。若確實如此，則因為現代性衰亡而成為首要受害者之一的，便是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張力，以及此張力所引發

的所有進化邏輯。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資本主義已經消失，但它確實意味著，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之間的張力已減弱，就這點而言，誰是贏家是無庸置疑的。然而更重要的是，若從一九九〇年代早期，共產主義衰落和冷戰結束的這個脈絡來看，則我們面對的是一種全新的轉型，民主主義的倖存非常有助於此種轉型發生，而即使是在極權主義當道的情況下，民主主義依然得以殘存，雖然這樣的民主主義侷限於公民社會的邊界。在此我指涉的是由共產主義演變至資本主義的轉型。此轉型的獨特之處在於，同一時間有多種進化邏輯或多或少地嶄露頭角：資本主義、民主主義和國族主義。這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項可被視為延時現代化過程的第二種轉型，是伴隨著更廣泛的轉型樣態而來，同時在文化、政治及社會上從現代性轉化為後現代性，這是因為共產主義衰落之時，後現代化過程在西方特別受到強調〔例如和文化生產、傳播與金融有關的全球化問題；資訊社會、歐洲整合運動和跨國社群的崛起，以及有關人權、生態環境和自然界政治性(politics of nature)的嶄新論述〕。諸如杜罕(Alain Touraine)等許多理論家對後現代主張抱持批判的態度，他們認為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原有鬥爭，今天可能已由一種新的衝突所取代，該衝突的一邊是理性的力量，另一邊則是認同的威權新社群主義政治(authoritarian neo-communitarian politics of identity)。由於社會問題已明顯由文化挑戰所取代(後者不再侷限於相對穩定的國族國家範疇)，因此民主主義所面對的其中一個最龐大且最迫切的任務，就是處理和文化認同有關的衝突，遑論關乎生態環境和自然的議題(這也是文化嶄新自我形象的一部分)，而民主主義在處理這些問題時是能力欠佳的。現代性過去總是逃不掉關乎民主主義的政治問題，也離不開關乎資本主義的社會問題，但上述架構顯示，現代性目前可能已透過文化 xi

的三稜鏡加以折射，同時在現代世界觀的重新建構下，人們已轉而關注認同和社群議題，這樣的轉變可說是美學已延伸至日常生活當中。

明顯有兩種方法可用以檢視這樣的情況。無論是哪一種，都可以說前蘇維埃集團(Soviet Bloc)所遭遇的、從共產主義到資本主義的轉型，是某種現代性的最後階段，該現代性沿著工具理性的路線加以組織，唯一和西方不同的是，過程中主導的力量一直集中在國家手中，而非在生產模式中(我多多少少贊成這樣的說法)，抑或我們也可以主張，在我們邁向後現代時期而經歷更廣泛的轉型時，以上事件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該廣泛轉型和晚近有關全球化的論辯相關。我認為後現代主義源自於晚期的現代西方國家，它崛起於歐洲，並於一九七〇年代變成美國的文化產品，但它在文化力量上的充分展現，卻遠遠跨出了西方國家的範圍，這是因為在部分的非西方國家(如日本以及許多伊斯蘭教國家)中，文化領域裡的後現代化過程，已能充分顯示出傳統和現代性富有創意地整合在一起，而這點在西方是不可能達到的，對前蘇聯集團來說更是異想天開，該集團將現代性立基於解構傳統之上，並美其名為榮耀的現代性，不僅賦予它啟蒙運動的形象，更使它被極權主義所框制。如此一來，現代性的某項邏輯，即在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之爭，就導致了某種轉變發生，從有組織的現代性轉化為後現代性，此種後現代性仍受制於現代性，而另一種由國家發揚光大的邏輯則同時壓制了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往極權主義之路而去，這點必須被視為現代性的另一個面向。就前者來看，文化現代性保存了某些前資產階級(pre-bourgeois)和基督教的傳統；在後者的情況下，則所有的傳統，無論是前現代或現代的，都幾乎被摧毀殆盡。唯有在部分的非西方國家中，傳統才得以自

我調適去適應各種現代性，並因此讓轉型到後現代性的過程得以順利進行，這種情況尤其發生在諸如日本這種未受西化影響的國家中，或是殖民主義不完整的大多數伊斯蘭教國家裡。在這些國家內，盛行的是某種截然不同的進化邏輯；它由社群所驅動，而非來自於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也不受國家統制主義所主導。

無論我們採取哪一種立場，顯而易見的是，資本主義以外的替代選擇，並非存在於現代性的另一面向：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之內。如此一來就只剩下三種選擇，其中兩項已被廣為探討，同時也是本書的主題：其一是現代性內部努力尋求的目標，即期待民主國家的來臨，另一則是為了後現代性而徹底拋棄歐洲的現代性。後現代性比第一種立場來得複雜，甚至令人困惑，因為後現代性的看法起源於一九六〇年代和一九七〇年代早期，法國後結構主義思想的某些發展進程，後於一九七〇年代，和北美洲在藝術及建築上的獨立發展產生了密切的關係，進而變身為一九八〇年代時一場力量強大的智識運動，當時的它以文化議題為重，因其時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正好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地位日益攀升、左派的主要智識回應也確切為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至此，後現代主義已耗盡其原始的政治抱負，這也許是因為它已達成了自身的一些目標，或是因為它已被當代的相對主義(relativism)所吸納，該主義導致物質主義在文化上顯得疲軟無力。隨著全球轉型的過程深化，有關後現代性的論辯變得愈趨複雜。全球化僅是另一個字彙，用以表達迅速的改變，它支持大多數的後現代立場，因此已晉升為「姿態」(postures)的種種「看法」(positions)，便得以在超越時代的空間和非言辭的溝通模式中重現。這明顯呈現出某種智識環境，該環境見證到其他選擇消失，同時唯有在流動

中才能找到優勢。然而，後現代性和全球化已跨出西方國家，進而連結到某種逐漸升高的意識，即人們逐漸意識到後殖民世界的崛起。

我曾提到，現代化過程最終的失敗致使第三種選擇出現。對於既不想支持現代性，也不願接受後現代性的人來說，世界主義(cosmopolitan)理念提供了一種方法，將現代性理念和後現代性理念連結在一起，前者擺脫了啟蒙運動，後者則擺脫了全球化及相對主義。這種看法無法化約為現代性或後現代性，同時它可能也是唯一的方法，可用以將普遍的道德理念和文化多元論(cultural pluralism)連結在一起。就知識論方面而言，我在本書中將此種看法連結到有關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嶄新論辯上。

本書探討的是這些議題的背景。我在寫作本書時，是想要讓一般讀者和社會科學的高級程度學生，得以接觸有關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一些主要經典論辯。我也打算提出論點，讓學者們進行探討。我在緒論和最後一個章節中，表達自己對這些論辯的看法，但看法的主軸貫穿本書所有章節。此看法的要點，在於主張現代性和後現代性之間應被視為連續的，而非兩種互相抗衡的看法，或是現代社會的兩個階段。簡言之，本書主張現代性和後現代性之間是連續的，雖然此構想的依據在於某個進化邏輯的理念。此進化邏輯關乎於某種變動，即從前現代時期的懷疑論(scepticism)問題(關乎知識的領域)，轉移至現代時期的論述性(discursivity)問題(關乎權力的領域)，進而到後現代時期對反身性(reflexivity)問題(關乎自我的領域)的熱衷。因此，後現代性可說是更加意識到某個問題的存在，而該問題是在現代性來臨之前便已出現的。藉由減低將現代性和啟蒙運動混為一談的想法，並有效地將現代性投射回歷史，我希望我已證實了

後現代主義所宣稱的、和現代性之間的斷裂。本書主題可以拉圖(Bruno Latour)的話一語道盡：我們不是後現代的，因為我們從來未曾現代過。

我於一九九八年在多倫多的約克大學(York University)擔任社會學客座教授，本書大部分在那時完成。感謝約克大學的連納茲(Jos Lennards)教授和歐尼爾(John O'Neill)教授，謝謝他們那段時間的慷慨相助，我也要感謝達洛克(Gordon Darroch)教授和艾利斯(Des Ellis)教授。感謝那些來聽我講課的研究生，同時也感謝社會學系所，以及社會和政治思想學程(The Programme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的許許多多成員。我也感謝史卓棟(Piet Strydom)、金恩(Tony King)和奧馬奧尼(Patrick O'Mahony)，他們閱讀了本書早前的草稿並提出寶貴意見。最後，我要感謝羅傑克(Chris Rojek)和賽吉出版社(Sage)的幕後審稿員，以及編輯戴爾(Justin Dyer)。

二〇〇〇年於多倫多和利物浦

目錄

iii 序言

1 緒論

13 第一章 現代性論述：啟蒙主義、現代主義與末世社會學

14 壹、現代性的崛起

22 貳、邁向現代主義

34 參、現代性的世紀末批判

50 肆、結論：彼此競爭的現代性

53 第二章 現代性與世俗化：宗教與後現代的挑戰

56 壹、布魯門貝格與現代性

69 貳、現代性與傳統

77 參、後現代主義與否定神學

84 肆、結論：探討後傳統主義

87 第三章 現代性的病態：啟蒙運動的侷限性

89 壹、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大眾欺瞞的啟蒙

94 貳、柯哲列克：批判與危機

100 參、圖明：現代性的隱性議程

107 肆、沃格林：諾斯底主義的現代性

111	伍、漢娜·鄂蘭：失落政治性
117	陸、結論：進化邏輯
121	第四章 現代性的不可能性：文化固化與權變性的問題
123	壹、後歷史與文化固化
129	貳、史特勞斯：現代性作為肯確性的失去
136	參、盧曼：自我侷限的現代性
145	肆、結論：權變與溝通
147	第五章 拯救現代性：恢復社會性
149	壹、哈伯瑪斯：從歷史到論述
167	貳、列斐伏爾與海勒論日常生活
179	參、卡斯托雷蒂與杜罕論現代性與後現代性
187	肆、結論：論述空間肆、結論：權變與溝通
191	第六章 後現代性與社群的可能性
194	壹、何謂社群？
198	貳、當代對社群的再發現
204	參、超越社群主義：社群的後現代化
212	肆、社群作為文化想像
215	伍、結論：邁向反身性社群
217	第七章 現代性到後現代性：後辯證及社會美學化
219	壹、後現代美學
226	貳、後現代主義作為解構理論
232	參、後現代化
242	肆、後現代政治
252	伍、結論：超越西方的後現代性
257	第八章 深層反思：超越後現代性的建構主義
277	參考書目
313	索引

本書命題在於：現代性和後現代性之間的區分，掩蔽了現代自身的基進性(radicality)。我的主張是，自從現代性自身來臨，後現代性的動力便一直與我們同在，同時早在啓蒙運動這個傳統的轉捩點來臨之前，有關現代性的論述就已開始，與其稱之爲一種斷裂，還不如說它代表之前早已開始的過程來到了最高潮。對我而言，現代性就意味著對懷疑論的真實經驗，而這點通常被視爲後現代性的特點，因此如果根據我的看法，後現代性就不再是一般所認爲的一種根本上的斷裂。現代性自身立基於某種懷疑論，此懷疑論關乎人類經驗的一些主要面向，尤其有關於知識和權力，以及有關自我的理念。然而，因爲懷疑論源自於一種前現代知識論，因此我們可以說，就如同拉圖(Bruno Latour, 1993)的名言所指出的，我們不僅從未曾完全地現代，我們也從來不是後現代的。但是，本書在評估現代性時所提出的論點，和拉圖的看法有所不同的是，我認爲現代性的特徵不僅是知識領域上的懷疑論，同時也包含了有關權力的論述爭辯，後者也可視爲溝通懷疑論(communicative

scepticism)^❶。如此一來，後現代性即意味著進化邏輯延伸至自我的領域，同時其最大特徵在於將懷疑論和論述性(discursivity)深化，使之進展為更廣泛、在文化上更普遍的反身性(reflexivity)。

以知識、權力和自我的領域而言，我相信現代性的基進性可在經驗各種侷限時找到，此經驗是這些領域的重心所在，同時它也正當化某項宣稱，該宣稱主張有種深刻的懷疑論深深根植於現代性之中，且此懷疑論的增強形式即為論述性和反身性。懷疑論必然涉及對於侷限的經驗，即知識的各種可能性正是由人們對侷限的意識所界定的。懷疑論的現代替代品為理性主義〔相信知識的本質是沒有侷限的，並認為認知性自我(cognizing ego)處於中心地位〕和相對主義(排斥絕對的肯確性、將主體性歷史化，並傾向於文化)。根據我的觀點，懷疑論之所以最能捕捉現代精神，是因為它遊走於肯確性(certainty)的幻象和相對主義的危險之間。康德(Kant)是真正的現代主義懷疑論者，而休謨(Hume)並不是。在認知到知識、經驗和行動的侷限時，懷疑論提供了一個基進的另類觀點：我們對世界的經驗，也許會由思想的認知結構和詮釋的文化模式所中介，但反身性的關係使我們意識到侷限的存在，因此我們便能藉由改變這些侷限，進而超越它們。因此，懷疑論的核心在於此種想要克服侷限的基進本能，這點也是它和理性主義及相對主義的不同之處。在致力於克服侷限的過程中，有一部分涉及對基礎的否定，而現代性可說表現了某種想要克服起源的欲望。

❶：根據拉圖所言，現代性是一種有關淨化的論述，和轉譯(translation)或混雜化(hybridization)的論述交錯而過。我們不是現代的，因為這些事物早在前現代時期就已存在。

➤ 傳統上，人們認為所謂的現代性，是以某種科學肯確性取代了宗教的正當性，如此一來某種起源、某種立基動作就被另一種所取代，目前這樣的觀點必須重新加以審視，因為現代性所帶來的知識文化帶有更深層的不確定性，此種不確定性源自於某種信念，即認為人類的認知能力僅能認知到各種有可能存在的世界，而知識總被侷限為一種經過中介的經驗。我主張後現代性正是對於此種經驗的自我意識，即意識到人們的所言所行皆有其侷限。一些重要人物在有關現代的社會和政治思想的著作中，確切展現出此種對侷限的意識，我想要主張的是，伴隨此種意識而產生的懷疑論，在神學的否定神學(negative theology)傳統中顯而易見，否定神學一向認為，基進的反身性是人類境況的核心特質，這項特質包含了憂慮、懷疑和不確定。我提出最深遠的主張，指出現代性伴隨著深化的不確定性論述而來，這種論述始於前現代神學論辯，而有關後現代性的論述同樣可被視為某種現代追尋的深化，其目標在於解決某個問題，該問題原本處於宗教經驗的領域內：信念(各種可能性的領域)和知識(各種侷限性的領域)之間的衝突。就如帕斯卡(Pascal)在其著作中所揭示的，上述的衝突為現代懷疑論奠定了基礎(Bourdieu, 2000)。現代解決該問題的方案是，在自我侷限的主體性當中找到超越。然而，西方認知文化在進行此種知識論轉移時付出了代價，即一種基進化的懷疑論，將各種侷限加諸於所有試圖超越的雄心抱負之上。在現代性的條件下，超越僅是對侷限的存在有所認知而已，同時也表現在某種信念上，相信知識是有限的，且完美狀況是無法達致的。知識的批判力量就得自於這樣的認知，即瞭解到所有形式的人類經驗都是經過中介的。這裡所提出的現代性理論，主要任務之一即為揭露這些中介

過程的結構。

- 自我和權力的範疇也是如此。有關自我的典型現代論述，同樣也立基於對侷限性和可能性的認知。現代文化中對認同和社群的追尋就顯現出這一點。現代文化的基礎在於有關自我自主性(the autonomy of the self)的學說，以及該學說對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研究。這項學說預設了特定的空間和時間結構，關係到國族國家、工業及城市生命世界，以及大規模教育和消費的地點等等，這些結構全都為統一的自我提供了基礎。此處的重點在於自我和他者(the Other)之間的關係，這項關係從未透明，但它和所有的經驗一樣是經過中介的。現代對認同和社群的追尋可說是一種媒介，自我和他者藉著它而實現。自我若要肯定對自己的某種認同，唯一的方法就是透過指涉一個未知的他者，這個他者可能是上帝、異國人和原始人、大自然、關於遠古起源的一個神話、戰爭的敵手、瘋子、窮人或是罪犯。對現代性而言，這是有關控制權(mastery)的研究，因為自決也是對他者進行判定的一部分。自我立法(self-legislation)和暴力彼此之間息息相關。現代性藉由某種認知而達到極限，即意識到其最珍貴的論述建立在對他者的暴力行為之上(de Vries and Weber, 1997)。我將主張後現代性和此問題的深化有關，同時後現代性在其最晚近的形式中，顯示出自我優於他者的此一排序有了轉變。今天有許多的後現代文獻，表達的不僅是遭流放主體的歸國，還包含了他者的回歸。若二次大戰時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the Holocaust)代表了某種極致，顯示出現代對控制權的追尋和自我對他者的決定權，則後現代性作為一種後殖民與大屠殺之後的論述，便迫使我們透過他者的眼光去檢視自我。在自我和他者之間的優先排序對調之時，主體性